

國朝先正事略

冊八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一

名儒

朱湘陶先生事略

潘恬如

錢民

任德成

朱先生澤澣字湘陶號止泉江蘇寶應人少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依次讀之閱數年而徧更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類有心得反覆不厭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泛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

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子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可知矣故知居敬窮理止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非有二也平居齋肅如對神明遇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法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公思恕欲薦先生命其

弟造廬請弗應晚歲得脾疾然猶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不倦誠其子曰聖

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子詩別親友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止泉文集嘗講道錫山通書關中皆闡明紫陽之學歿後學者祀之東林道南祠同時有潘恬如者字克先長洲諸生也其學切於內省聲光闇然以師道推重鄉里與彭南昫尤展成友康熙三十五年以疾終年八十先一日致書展成曰病甚弗起矣存吾順事歿吾寧到此覺真實受用也南昫歎其知命又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乃慨然有志於學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旣歸取四子書力究之時年已三十矣題所居曰存養廛宴坐其中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語多不合訝之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言聖學貴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

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末可治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智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卽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滋甚又安得而誠乎且堯舜之智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是未合乎孟子也又云今之學者不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於自信如此子仁卒於康熙中後七十餘年族子大昕爲之狀搢紳閒始有傳其學者又任先生德成字象元吳江諸生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爲一編曰洞規大義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年饑煮粥食餓者有偷兒夜入其室手量米一斛給之命無恐且誠曰此危道慎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語頗聞於時而象元初未以語人也雍正初鄂文端公爲布政使舉君賢良方正固

辭乃已年八十得疾誠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足矣遂吟康節詩曰
俯仰天地闊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乾隆三十七年也後詔求天下遺書其
家以所著上之四庫館

徐青牧先生事略

先生諱世沐字爾瀚號青牧江蘇江陰人少孤奉母孝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
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自歎囿於舉子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
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辨別異同務歸於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
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也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
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無虛日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
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答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其不苟同多類此晚以子恪
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閑戶讀書日有記注仇君滄柱見而驚歎颺言於衆
由是安溪李公當湖陸公亟與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詩書儀禮周禮春秋
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

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謂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表裏而自矢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計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二十五年乃卒年八十有三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端坐而逝克艱與先生同里共學繼之者則楊文定公名時也

向荆山先生事略 黃良輔 程登泰

向先生璿字荆山號惕齋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居母喪始觀性理書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寧者數月乃從王行九請業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良知之學先生及其門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集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皆有法先生服膺王學者六七年讀程朱書忽自疑偶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故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諸書與學

者辨析異同其自省亦曰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四書記疑明其所得於程朱者雍正九年卒年五十門人黃良輔程登泰能傳其學良輔字序言登泰字魯望皆先生同縣人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卒歸於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闡其師說魯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卒年二十有九序言後先生一年卒

李恆齋先生事略 唐鑑

李先生文炤字元朗號恆齋湖南善化人幼有奇慧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如此庶不枉一生十歲補弟子員博通經史舉康熙癸巳鄉試官穀城教諭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瀾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楚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

以是不觀諸子之有醇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性純孝躬行實踐篤於人倫以扶持世教爲任主講嶽麓書院數年從遊者衆悉訓以修己治人之學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通書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集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

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不得已而作近思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說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四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揆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閒亦或附己意於其閒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嗚乎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

其概以自警云其語錄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修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衍其傳命世發其蘊斯蓋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嵒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修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蠹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爲通融博學多聞而不知守約窮源之要是呂氏之學也卽器而謂之道卽物而謂之則

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
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
爭鳴於是晦翁朱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
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
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悞未免舛訛敬
軒薛子蓋屢以刪修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
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
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
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
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乎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
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
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先生卒祀鄉賢祠
同縣唐先生鑑字鏡海陝西布政使仲冕子也嘉慶十四年進士由檢討授御

史劾武陵令顧煥圻貪劣狀一時稱快出知平樂府盡除陋規不以一錢自污創立搖疆義塾陋俗丕變遷江安糧道置蠹胥於法累遷江甯布政使入爲太常卿海疆事起疏劾總督琦善耆英等直聲震天下以老告歸咸豐元年

文宗下詔求賢 召赴闕奏對稱 旨辭以老不能任職 優詔加二品銜命回江南主書院講席矜式後學七年卒 特旨予諡生平力崇正學闢陽明不爲調停兩可之說著學案小識以示宗旨又著畿輔水利書 召對時曾以進呈 詔嘉納焉

王白田先生事略

王先生懋竑字予中江蘇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名康熙四十二年賜進士第一人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厲又與方先生望溪交篤志經史恥爲標榜之習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諸鉅公多物色之先生皆堅謝嘗云黃陶庵有言人止羨三年中之一人不知更有數十年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時太倉王公常熟蔣公補

薦三人皆館選先生皆未一往適蔣公五十生辰或約往祝亦謝之有笑其拙者先生曰正欲爲天地閒留此一脈耳逾年改就安慶府教授重建培元書院以學行造士語學者曰人一號爲名士無足取矣雍正元年 世宗手諭蔡

世遠王懋竑喬崇修均著調取來京先生應 召特授編修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敏公徐元夢公高安朱公軾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原原本本有叩卽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 諭以

治喪畢卽來京不必俟服闋先生性最孝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於斯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晚年校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

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變卦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

爲六十四卦象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讀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附錄似無可疑者然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語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故不欲公言

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爲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旣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

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此必非朱子書也同邑朱澤澣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